

新書卷第六

抱經堂校定本

禮連語

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太子嗜鮑魚而太公弗

與舊本嗜字上俱脫太字二字案當有又曰禮鮑魚不

登於俎豈有非禮而以養於子哉曰字上建潭本有

別本尋常之室無奧別本之位則父子不別別本注云恐

當作作蓋本禮記仲尼燕居文六尺之輿無左右之義

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輿處無禮卽上下踳逆

父子悖亂而況其大者乎故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

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

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莅官行法

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潭本

祠作祈

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禮者所以固國

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主主臣臣禮之正也

建本

主臣不復今從潭本

威德在君禮之分也尊卑大小彊弱有位禮

之數也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屬士庶

各愛其家失愛不仁過愛不義故禮者所以守尊卑之

經彊弱之稱者也

建本無故字潭本有

禮天子適諸侯之宮諸侯

不敢自阼階阼階者主之階也

舊本阼階字不重案當有

天子適諸

侯諸侯不敢有宮不敢爲主人禮也君仁臣忠

潭本作君惠下

同

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至也

君仁則不厲

建潭本竝作屬今從別本

臣忠則不貳父慈則教子孝

則協兄愛則友弟敬則順夫和則義妻柔則正姑慈則

從婦聽則婉禮之質也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

云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

司獸者也天子佐與十乘以明貴也餼牲而食以優飽

也

餼貳同潭本作貳

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

於其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

所掌職而志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上

之志也良臣順上之志者可謂義矣建本上之訛作之下又脫下良臣順

上之志六字又謂訛以今皆從潭本故其嘆之也長曰吁嗟乎雖古之善

為人臣者亦若此而已禮者所以節義而沒不還潭本沒作

設故饗飲之禮先爵於卑賤而后貴者始羞殺膳下澁

而樂人始奏觴不下徧君不嘗羞舊本嘗皆訛賞今改正殺不下

澁上不舉樂故禮者所以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則

左右親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羣臣附官無蔚藏腌陳

時發則戴其上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
永以爲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
以爲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國無九年之蓄謂
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
民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
相通而有十年之積雖有凶旱水溢民無饑饉然後天
子備味而食日舉以樂諸侯食珍不失句鍾鼓之縣可
使樂也樂也者上下同之樂也二字故禮國有飢人人
主不殮國有凍人人主不裘譚本作報囚之日人主不

舉樂歲凶穀不登臺屏不塗榭徹干侯

建本脫不塗二字潭本有榭與

序同所以習射之處干侯卽豨侯潭本作射徹侯今從建本

馬不食穀馳道不除食

減膳饗祭有闕故禮者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

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間登穀則拜之

潭本脫下句

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祐胥者相也祐大福也

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

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禮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

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廚

仁之至也不合圍不掩羣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不

田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鷲雉而不逮不出類

羅

哇音奚日深惡兒潭本訛陸別本訛睢今從建本又穎羅疑是尉羅

草木不零落斧斤

不入山林昆蟲不蝨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刳胎不殀

夭

建本刳作割下句舊皆脫殀字今從王制增入

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

毛不登庖廚

譚本脫獸字

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蕃多湯

曰昔蛛蝥作罟不高順不用命者寧丁我網其憚害物

也如是

別本此段文尤多云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

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湯來解其三面置其一

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緒欲左者左欲

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其憚害物也如是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鳥獸矣四十國歸

之其百十三字後論誠篇有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

麀鹿濯濯白鳥皤皤王在靈沼於仞魚躍言德至也

仞切

同此處唯潭本作仞而聖主所在魚鼈禽獸猶得其所

況於人民乎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萬里得矣逮

至德渥澤洽建本逮調和大暢則天清澈地富熅熅盛

書禮樂志后土富媪疑卽媪形物時熟民心不挾詐賊

句近而訛後人遂以母媪釋之氣脈淳化句攫齧搏擊之獸鮮句毒蟲猛虻之蟲密

句毒山不蕃草木少薄矣鏢乎大仁之化也潭本作賊

無搏擊之獸鮮毒蟲猛虻之蟲密毒山不蕃草木少薄矣樂乎大仁之化也字訛并句讀亦異中間唯虻字似

勝切字蚘者好蚘食穀蟲也切舊本音丁宵反蓋
卽蛸螻蒲葦中蟲鑠美也作樂非今一從建本

容經 連語

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嚴祭祀之志愉然思以

和

建本別本愉作諭今從潭本

軍旅之志怫然愠然精以厲喪紀之

志溲然漑然憂以湫

漑音愁潭本湫作下案意林作愁

四志形中四色

發外維如

下有缺文潭本無維如二字

志色之經

目上事也建本誤連上今做後立容坐容之例改正潭本脫

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

遂遂然粲粲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溥然肅然固以猛喪

紀之容恻然懾然若不還

建本脫肅然二字潭本有恻音幽憂也

容經

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

沅卽流字潭本作若訛下同

祭祀之

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虎張喪紀之視下沅垂綱

視經

言有四術言敬以和朝廷之言也

和意林作正別本作固建本脫此字今從

潭本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

意林作和以序

屏氣折聲軍旅之言

也

意林作併聲氣

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

言經

建潭本竝脫別本有

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閒二寸端面攝纓

建本

此下空一行誤

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

建潭本脫微字別本有

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

立容

潭本題在前非也下皆同

坐以經立之容肱不差而足不跌

別本肱作肘

視平衡曰經

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

肅坐廢首佝肘曰卑坐

低卽低字潭本作係

坐容

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

舊校從改側

容而任

行容

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沃足如射箭

趨容

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候其固復也旄如濯
絲

跔旋之容

跔與盤同

跪以微磬之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

紀

跪容

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
下窻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亾潭本別本作亾訛亾疑卽低字所謂覆夏屋是也

拜容

拜而未起此條有脫文

伏容

坐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卽曲禮所云立視五嶠欲無顧
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

坐車之容

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誦存劔之緯欲無顧

建潭本無無字

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

立車之容

禮介者不拜

建潭本脫者字

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以應

武容也

兵車之容

若夫立而跋

去智反建潭本訛技別本作跋

坐而蹠體怠懈志驕傲趨

視數顧

趨與躁同舊皆訛趨

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

嗟氣不順皆禁也

潭本此條前題總論非

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踈小節焉業小道焉

尚書大傳踈作踐此

踈亦踐也下同

束髮就大學踈大節焉業大道焉是以邪放非

辟無因入之焉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

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芄芃棫樸薪

之樵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

建本

樵作蕝趨作超疑皆訛

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以行鳴

玉者佩玉也

建本脫鳴玉者三字潭本有

上有雙珩

別本作葱珩大戴作雙衡

下

有雙璜衝牙螾珠以納其閒瑤瑤以襍之

建潭本螾作捍又納作細

襍作頰皆訛別本與犬戴同今從之

行以采薺趨以肆夏步中規折中矩

潭本步作旋

登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

敬

建潭本和

故詩曰和鸞嚶嚶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

則萬福之所聚也故曰明君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

可度周旋可則容貌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

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承其上以接其等以臨其下

以畜其民故爲之上者敬而信之等者親而重之下者

畏而愛之民者肅而樂之是以上下和協而士庶順壹

潭本脫上字豈建本作一故能宗揖其國以藩衛天子而行義足法

潭本作宗輯案揖與輯同今從建本別本作綜攝非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

而可象謂之文潭本作儀富不可爲量多不可爲數故詩曰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眾也言接君臣

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古者聖王起建

本提行至此當爲一段止而各本皆連下文非也今皆分段下倣此

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

子之大親母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

恙乎曳杖倍下而行曰妻子家中得毋病乎故身之偃

徇與句同

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

建本各作若

所以明

尊卑別疏戚也

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袞

之字疑衍建本作袞潭本作袞皆訛

曰唯由

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忘也

忘舊皆作亾

故過猶不

及有餘猶不足也

語曰審乎明王執中履衡

潭本審作況別本作況

言秉中適而據

乎宜故威勝德則溘德勝威則施威之與德交若繆繆

繆與糾同繆舊皆作纏訛

且畏且懷君道正矣質勝文則野文勝質

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龍也者人主之辟也亢龍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

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龍之

神也其惟蜚龍乎

蜚與飛同
潭本訛茲

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

高高能與下下吾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故至人者

潭本至
作聖

在小不寶在大不窕

音眺肆也潭
本作窕同

狎而不能作

習而不能順姚不愾卒不妄

姚寬遠之意
卒倉卒也

饒裕不羸迫

不自喪明是審非察中居宜此之謂有威儀

古之爲路輿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

潭本
作列

宿

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

地理前視則覩鸞和之聲四時之運此與教之道也別本

作側聽則觀四時之運多四字與大

戴同又建潭本運下有頓字亦衍

人主太淺則知闇太博則業厭二者異口同敗其傷必

至故師傅之道既美其施又慎其齊

當讀為劑

適疾徐任多

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

言皆以漸進也

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

故力不勞而身大盛此聖人之化也

春秋 逆語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謹之

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

此下舊本有非所聞也四字不類元

文今去之譴而行其誅

建本無其字潭本有

則庖宰監食者法皆當死

心又弗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

而賀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

也病不爲傷是昔也

昔夜也潭本作夕今從建本

惠王之後而蛭出

故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視聽不可謂不察

衛懿公喜鶴鶴有飾以文繡而乘軒者

建潭本脫下四字別本有賦

斂繁多而不顧其民貴優而輕大臣羣臣或諫則面叱

之及翟伐衛寇挾城堞矣

挾猶薄也音子協反

衛君垂泣而拜其

臣民曰寇迫矣士民其勉之士民曰君亦使君之貴優將君之愛鶴以爲君戰矣我儕棄人也安能守戰乃潰門而出走翟寇遂入衛君奔死遂喪其國故賢主者不以草木禽獸妨害人民進忠正而遠邪僞故民順附而臣下爲用今釋人民而愛鳥獸遠忠道而貴優笑反甚矣人主之爲人主也舉錯而不僨者杖賢也今背其所主而棄其所杖其僨仆也不亦宐乎語曰禍出者禍反惡人者人亦惡之管子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此違其馬者也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糝毋敢以粟於是倉無糝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糝吏請曰以糝食鴈爲無費也今求糝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糝以糝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惰者豈爲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柰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計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歟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與民此非吾粟乎鳥苟食鄒之糝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鄒民間之

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爲一體也

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技樂美女四人穆公朝觀而夕畢以妻死事之孤故婦人年弗稱者弗蓄節於身而弗

眾也

譚本眾作重

王輿不衣皮帛御馬不食禾菽無淫僻之

事無驕熙之行

譚本熙作燕

食不眾味衣不襍采自刻以廣

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是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能脅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鄉方而道哭拍手而憂行酤家不讐其

婦人者罷列而歸傲童不謳歌

傲當讀爲遨

春築者不相杵

婦女挾珠璣丈夫釋玦軒

挾去也建潭本作扶訛玦卽決也鉤弓弦者一曰環玦軒

弓衣也

音刊 琴瑟無音朞年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反福往

者福來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其此之謂乎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鄰

宋康王時有爵生鸚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伯於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諸侯取淮北之城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伐社稷而焚之曰威服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爲無頭之棺以視有勇

剖偃者之背

建潭本無者字別本有

斲朝涉之脛國人大駭齊王

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於鄆侯之館遂得而死

別本作遂得病而死

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反爲禍

無頭之棺似訛國策作無顏之

寇

晉文公出畋前驅還白前有大蛇高若隄橫道而處文

公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臣聞祥則迎之妖則凌之

潭本妖上

有見字

今前有妖請以從吾者攻之文公曰不可吾聞之

曰天子夢惡則脩道諸侯夢惡則脩政大夫夢惡則脩

官庶人夢惡則脩身若是則禍不至今我有失行而天

招以妖我

潭本招作召

我若攻之是逆天命乃歸齋宿而請

於廟曰孤實不佞不能尊道吾罪一執政不賢左右不

良吾罪二飭政不謹民人不信吾罪三本務不脩以咎

百姓吾罪四齋肅不莊粢盛不潔吾罪五請興賢遂能

而章德行善以導百姓毋復前過乃退而脩政居三月

建本作三日
訛今從潭本

而夢天誅大蛇曰爾何敢當明君之路文

公覺使人視之蛇已魚爛矣文公大說信其道而行之

不解遂至於伯故曰見妖而迎以德妖反爲福也

楚懷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伯王之號鑄金以象

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衆王驂乘周
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聞之以
爲不宜故興師而伐之楚王見士民爲用之不勸也乃
徵役萬人且掘國人之墓國人聞之振動晝旅而夜亂
齊人襲之楚師乃潰懷王逃適秦克尹殺之西河爲天
下笑此好矜不讓之罪也不亦羞乎齊桓公之始伯也
翟人伐燕桓公爲燕北伐翟乃至於孤竹反而使燕君
復召公之職建潭本使字桓公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
百六十六里桓公問於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境乎

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

寡人恐後世之以寡人爲存燕而欺之也

建潭本爲作能欺作朝今

從別本

乃下車而令燕君還車乃割燕君所至而與之

建潭

本割作割

遂溝以爲境而後去諸侯聞桓公之義口不言而

心皆服矣故九合諸侯莫不樂聽

潭本作德

扶輿天子莫不

勸從誠退讓人孰弗戴也

二世胡亥之爲公子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羣臣召諸子

賜食先罷胡亥下陛視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

去

建本狀作杖

諸侯聞之莫不大息及二世卽位皆知天下

之棄之也

建潭本作之棄也別本作必棄之今從賈子本

孫叔敖之爲嬰兒也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其母曰令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見吾已埋之也

潭本無已字

其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

報以福人聞之皆諭其能仁也及爲令尹未洽而國人

信之

新書卷第六

總校王詒壽分校

徐惟鋌汪鳴皋校

新書卷第七

抱經堂校定本

先醒連語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先生何也賈君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生也爲先醒也被世主不學道理則嘿然憊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亾之所由恇恇然猶醉也韓詩外傳作眊眊然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銳然獨先達乎道理矣潭本別本作惠然獨先迺學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

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亾矣故曰先醒辟猶俱醉而獨先

醒也

潭本作先發也

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

楚莊王卽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

潭本作其失

乃退僻邪而

進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治而外施教

百姓

內領國政下潭本作辟草而施教百姓

富民恆一路不拾遺國無獄

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

潭本有矣字

宋鄭無道欺

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奉簪而獻國莊

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非利之也遂弗受

乃南與晉人戰於兩棠

潭本無南字此卽春秋宣十二年邲之戰

大克晉人

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過
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
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歎曰非
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
中君也而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亾
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亾無日也不穀
建潭本皆不重建本作恐亾者也潭本作恐已有吾聞
也更訛今從何燕泉本改正別本無日作自憂
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
爲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嗾然憂恐潭本嗾然聖

智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

謂先寤所以存亾此先醒也

舊本此下提行今案本爲一篇可不分段

昔宋

昭公出亾至于境喟然歎曰嗚呼吾知所以亾矣吾被

服而立侍御者數百人無不曰吾君麗者吾發政舉事

朝臣千人無不曰吾君聖者吾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

至此吾困宜矣

嗚呼以下建潭本文多脫云吾知所以存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百人無不曰

吾君麗者外內不聞吾過云云共脫去十七字別本略

詳而文又多顛錯今補正之案韓詩外傳侍御者數十

人朝臣數百人爲近實又於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鱻

發政舉事作發言動事

鱻字無考劉子襍俎用此語亦無音訓疑當是豆食之餘屑

晝學道而夕講之二

年美聞於宋

建潭本無於宋二字案當有

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爲

賢君諡爲昭公既亾矣而乃寤

句

所以存此後醒者也

舊亦於此分段

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詰逐政治

躋亂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至於澤

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飢而欲食

建潭本無

曰字下曰何故儲之同

御進殿脯糗糗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

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爲君出亾而道飢渴也君曰

知寡人亾耶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

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虢亾虢君作色而怒御謝曰

臣之言過也爲閒君曰吾之亾者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耶君之所以亾者以大賢也號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乃亾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吾君之獨賢也故亾號君喜據式而笑曰嗟賢固若是苦耶遂徒行而於山中居飢倦枕御膝而臥御以塊自易逃行而去

潭本易字在御字下

君遂餓死爲禽獸食此已亾矣猶不寤所以

亾此不醒者也

以舊本竝作存校者改作以舊亦於此分段

故先醒者當時

而伯後醒者三年而復不醒者枕土而死爲虎狼食鳴

呼戒之哉

耳痺連語

竊聞之曰目見正而口言枉則害陽言吉錯之民而凶則敗倍道則死障光則晦誣神而逆人則天必敗其事

誣神建本
作無神

故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其父而

無罪奔走而之吳曰父死而不死則非父之子也死而

非補則過計也與吾死而不一明不若舉天地以成名

潭本之吳下有王字死而非補上有子胥曰三字
作兩人之言非是又脫一字建本亦衍王字今刪於是

紆身而不口潭本空一字別本而不作適闔閭治味以

求親闔閭見而安之潭本見作甚別說其謀果其舉反

其聽用而任吳國之政也民保命而不失歲時熟而不

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調而無尤天下服而口御

闕處或補

在字四境靜而無虞然後忿心發怒出凶言陰必死提邾

以伐楚五戰而五勝伏尸數十萬城郢之門執高兵傷

五藏之寶毀十龍之鍾撻平王之墓昭王失國而奔妻

生虜而入吳故楚平王懷陰賊殺無罪殃旣至乎此矣

潭本無乎字

子胥發鬱冒忿輔闔閭而行大虐還十五年闔

閭沒而夫差卽位乃與越人戰江上棲之會稽越王之

窮至乎吃山草

吃當與齧同

飲腑水易子而食於是履箠戴

璧號唵告毋罪呼皇天使大夫種行成於吳王吳王將
許子胥曰不可越國之俗勤勞而不愠好亂勝而無禮
谿微而輕絕微當作礮俗好詛而倍盟放此類者鳥獸

之儕徒狐狸之醜類也生之爲患殺之無咎請無與成

大夫種拊心舉啼沫泣而言信

沫與
醜同

割白馬而爲犧指

九天而爲證請婦人爲妾丈夫爲臣百世名寶因閒官
爲積孤身爲關內諸侯世爲忠臣吳王不忍縮師與成
還謀而伐齊子胥進爭不聽忠言不用越旣得成稱善
累德以求民心於是上帝降禍絕吳命乎直江君臣乖

而不調置社稷而分裂

稷別本作穉
稱疑是穉

容臺榭而掩敗

容建
潭本

作客又潭本榭
作握別本作振

犬羣噪而入淵

建潭本句上有則
字今從別本去之

彘銜

菹而適奧

銜建潭本
訛作銜

燕雀剖而虬蚘生

虬卽虺字潭本
作虺又蚘作蚘

竝食蘊菹而蛭口

別本蘊作蘊疑皆蘆字之異文潭本
闕此字蛭口建本作啞沐誤舊校者

添一入字
於口上

浴清水而遇蠱伍子胥見事之不可爲也何

籠而自投水目抉而望東門

望潭本
作掛

身鳴夷而浮江懷

賊行虐深報而殃不辜禍至乎身矣越於是果逆謀負

約襲剽夫差兼吳而拊

潭本作襲邦剽口興兵伐吳而
拊建本剽字作邦到皆訛又此

下兩本皆衍闕
闕二字今刪

事濟功成范蠡負室而歸五湖

潭本作
負石而

蹈五湖訛

大夫種繫領謝室

繫別本作繫字書無攷謝室卽請室

渠如處車裂

回泉

渠如處當卽舉如吳越春秋作句如

自此之後句踐不樂憂悲荐至

內崩而死故天之誅伐不可爲廣虛幽閒攸遠無人雖重襲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若誅伐順理而當辜殺三軍而無咎誅殺不當辜殺一匹夫其罪聞皇天故曰天之處高其聽卑其牧此三字疑衍澤本空下二字其視察故凡自行不可不謹慎也

諭誠連語

湯見設網者四面張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

至者皆羅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

案前卷作

非桀其孰爲此

令去三面舍一面而教之祝曰蛛蝥作網今之

人循緒

本亦作脩緒新序作循序呂覽作學紆

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

者高欲下者下吾請受其犯命者

新序作吾取其犯命者

士民間

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

潭本作湯德之及於禽獸矣訛

而況我乎於是

下親其上

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飢時酒之醜

醜字無攷

重裘而立猶慤然有寒氣將柰我元元之百姓何

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振飢者居二

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隋

隨古亦省作隋

諸當房之賜者請還致

死於寇

舊本皆作至死之寇訛今從舊人校本又別本請還下有戰字

闔閭一夕而五

徙臥不能賴楚

潭本五作十又賴楚作安吳皆訛

曳師而去昭王乃復

當房之德也

昔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屨決背而行失之

屨建本作履下並同背屨匡也

行三十步復旋取屨及至於隋左右問

曰王何曾惜一蹄屨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蹄屨

哉思與偕反也

別本作惡與偕出弗與偕反也

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

相棄者

文王晝臥夢人登城而呼已曰我東北陬之槁骨也速

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曰速

以人君禮葬之禮字從舊校本增吏曰此無主矣請以五丈夫

別本有禮字或又添葬之二字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柰何其倍之

也士民間之曰我君不以夢之故而倍槁骨而舊本皆訛不沉

於生人乎於是下信其上

豫讓事中之君智伯滅中行氏豫讓徙事智伯及趙

襄子破智伯豫讓劑面而變容劑舊人校改作剗吞炭而爲噎

別本乞其妻所而妻弗識乃伏刺襄子五起而弗中襄

子患之食不甘味一夕而五易臥

建本無而字潭本有五兩本皆作三

見

不全身人謂豫讓曰子不死中行而反事其讐何無恥

之甚也

潭本恥作可建本恥上又有可字皆訛

今必碎身糜軀以爲智伯

何其與前異也豫讓曰我事中行之君與帷而衣之與

關而枕之夫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事之及智伯分吾以

衣服

建潭本脫以字又潭本衣服倒

餽吾以鼎實

餽當讀爲陷

舉被而爲禮

大夫國士遇我我固國士爲之報故曰士爲知己者死

女爲悅己者容非寃言也故在主而已

大夫以下潭本闕建本有之大

夫別本作是以疑建本訛遇字建本亦訛畜又固與故同又悅己下無者字案當與上句一例別本故曰以下

關

退讓 連語

梁大夫宋就者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劬力而數灌其瓜美楚

而希灌其瓜惡楚令固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

也楚亭惡梁瓜之賢已因夜往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

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

尉以請宋就曰惡是何言也是講怨分禍之道也

講與構同

見戰國策別本作構怨召禍

惡何稱之甚也若我教子必誨莫令人

往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令勿知也於是梁亭乃每夜

往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

舊作往瓜今從新則序改行音下孟反

此已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

聞之大悅具以聞楚王聞之恕然醜以志自憎也

新序作怒

然愧以意自閔也

告吏曰微搔瓜得無他罪乎說梁之陰讓也

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則稱說梁王以爲信故梁楚之驩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爲功因禍而爲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乎夫人旣不善胡足効哉

此條漳本全脫別本所載亦甚略今悉依建本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欲夸之故饗客於章華之臺上上者三休而乃至其上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

否翟窶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爲室也堂高三尺

壤陞三案

累同潭木作曾

茆茨弗翦采椽弗割且翟王猶以柞

之者大苦居之者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

潭本自使

者曰以下始有之以上脫

君道

連語

紂作楛數千睨諸侯之不諂己者杖而楛之文王桎梏囚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之民

投撤桎梏而流之於河民輸桎者以手撤之弗敢墜也
跪之入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獄常擁此故愛思文
王猶敬其桎況于其法教乎

于建本
作守

詩曰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言輔翼賢正則身必安也又曰弗識弗知順帝
之則言士民說其德義則效而象之也文王志之所在

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
始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
有志爲臺令近境之民間之者裹糧而至

潭本作令近
規之民間之

者麋裹
而至

問業而作之汨汨以眾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

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
至也詩曰王在靈囿麇鹿攸伏麇鹿濯濯白鳥皤皤王
在靈沼於仞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故禽
獸魚鼈潭本別本皆無此五字建本有攸若攸樂而況士民乎詩曰愷
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聖王之德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言士民之報也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
舜獨以之夫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鵠而反脩之於己
君國子民者反求之己而君道備矣

新書卷第七

總校王詒壽分校

徐惟錫校
汪鳴皋校

新書卷第八

抱經堂校定本

官人 連語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知足以爲源泉行足以爲表儀問

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

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

一段建本逐段提行潭本連

知足以爲權

礪行足以爲輔助仁足以訪議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

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

一段

知足以謀國事行足以

爲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

難則進而死之職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託者大臣也

一段脩身正行不恇於鄉曲道語談說不恇於朝廷恇與作同

別本上一智能不困於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恇字作憊

驩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

一段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

泄君之謀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其死持之樵悴有

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一段柔色偃僂唯諛之行唯言

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廝役也一段此睚眦非怒視也蓋謂不出君之目

前耳建本作睚眦潭本亦作眦皆未詳今從別本故與師爲國者帝與友爲國

者王與大臣爲國者伯與左右爲國者彊與侍御爲國者若存若亾與廝役爲國者亾可立待也取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以皮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

廝役之禮以令召矣師至則清朝而侍小事不進

建潭本無

則字別本有

友至則清殿而侍聲樂技藝之人不竝見大臣

奏事則律優侏儒逃隱聲樂技藝之人不竝奏左右在側聲樂不見侍御者在側子女不裸處菽君樂雅樂則友大臣可以侍君樂燕樂則左右侍御者可以侍君開

北房從薰服之樂則廡役從清晨聽治

建本作清門
治德疑訛

罷

朝而論議從容澤燕夕時開北房從薰服之樂是以聽
治論議從容澤燕矜莊皆殊序然後帝王之業可得而
行也

勸學

連語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啟耳目載心意從
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
我會無鄰里之聞寬徇之智者獨何與

聞名譽著聞也
讀爲問建本卽

作問字寬裕徇通也卽徇齊然則舜儻俛而加志我儻
之徇別本作窮巷之知非是

優而弗省耳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

睨而掩鼻嘗試傅白騰黑榆鈇陂襍

嘗建潭本作當騰黛本字前匈奴篇

作墨榆鈇疑是陝輪流視貌

芷若蚩虱

句有訛字芷建潭本作芷訛此殆謂如香風之襲人耳蚩

虱難解

視益口笑佳態佻志

佻與姚同美好貌

從容爲說焉則雖

王公大人孰能無怵憚養心而巔一視之今以二三子

材而蒙愚惑之智

智字訛

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容也昔者

南榮跖

莊子作趨跖與趨同淮南子作嶠聲亦相近建本作跌潭本作佚皆訛

醜聖道之

忘乎已故步陟山川益冒楚棘

益塵益也別本作益益冒乃楚先君名此非也

彌道千餘百舍重繭而不敢久息

潭本百作里句絕舍作尾屬下讀

既

遇老聃聃若慈父鴈行避景夔立蚺進而后敢問見教
一高言若飢十日而得大牢焉是達若天地行生後世
今夫子之達佚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避榮躅避讓也別本作
非而無千里之遠重繭之患親與巨賢連席而坐對膝
相視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吾
聞之曰時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天祿不重

道術 連語

曰數聞道之名矣而未知其實也請問道者何謂也對
曰道者所從接物也建潭本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

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施也

潭本施作儲

術也

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道也曰請問虛之

接物何如對曰鏡儀而居

潭本儀作義

無執不臧美惡畢至

各得其當衡虛無私平靜而處輕重畢懸各得其所明

主者南面而正

句清虛而靜

建潭本而正釗以正而清爲句非也

令名自

宣句命物自定

建潭本無宣字則於命字爲句

如鑑之應如衡之稱有

豐和之有端隨之物鞠其極而以當施之

潭本無當字

此虛

之接物也

一段建本下提行今從潭本連下做此

曰請問術之接物何如

對曰人主仁而境內和矣

建潭本和作知說

故其士民莫弗親

也

潭本弗作非訛

人主義而境內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順也人

主有禮而境內肅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

境內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內服矣故

其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內軌矣故其士民莫弗

輔也

後一故字建潭本作則

舉賢則民化善使能則官職治英俊

在位則主尊羽翼勝任則民顯操德而固則威立教順

而必則令行

潭本必字在令字下

周聽則不蔽稽驗則不惶明好

惡則民心化密事端則人主神術者接物之隊凡權重

者必謹於事令行者必謹於言則過敗鮮矣此術之接

物之道也

也上別本
有者字

其爲原無屈其應變無極故聖人

尊之夫道之詳不可勝述也

段一

曰請問品善之體何如

對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反慈爲嚚子愛利親謂之孝反

孝爲孽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爲倍心省恤人謂之惠

反惠爲困

別本
作讐

兄敬愛弟謂之友反友爲鬻

鬻字無攷
別本作虐

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爲敖

建本
作傲

接遇慎容謂之恭反

恭爲媠接遇肅正謂之敬反敬爲媠

建本作慢別
本作慢皆同

言行

抱一謂之貞反貞爲僞期果言當謂之信反信爲慢衷

理不辟謂之端反端爲跂

何云當作跛今
案跂亦有曲義

據當不傾謂

之平反平爲險行善決衷謂之清反清爲濁

建本作鮫潭本作鮫

皆不可曉或是汶字

辭利刻謙謂之廉反廉爲貪

潭本刻作該訛

兼覆無

私謂之公反公爲私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爲邪以人

自觀謂之度反度爲妄以己量人謂之恕反恕爲荒惻

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爲忍厚志隱行謂之潔反潔爲汰

施行得理謂之德反德爲怨放理潔靜謂之行反行爲

污功遂自卻謂之退反退爲伐

建潭本作戟

厚人自薄謂之

讓反讓爲冒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爲戾行充其宜謂

之義反義爲悖

與悖同建潭本作憤訛

剛柔得適謂之和反和爲

乖

潭本適作道訛

合得密周謂之調反調爲鑿

戾同別本卽作戾

優賢

不逮謂之寬反寬爲阨

隘同

包眾容易謂之裕反裕爲褊

包舊訛色今以意定作包

欣懽可安謂之熅反熅爲鷲

懽字無攷當是和悅意熅

當謂溫藉也一云烟熅亦和意

安柔不苛謂之良反良爲齧緣法循理

謂之軌反軌爲易襲常緣道謂之道反道爲辟廣較自

斂謂之儉反儉爲侈

潭本較建本作輒別本作輒皆未詳

費弗過適謂之

節反節爲靡口口勉善謂之慎反慎爲怠

空二字建本作弗勤別本

作吻銀潭本作吻口皆訛或按改作僣勉就善亦意定耳

思惡勿道謂之戒反戒爲

傲

潭本思作忠此傲當與誓同放也與前反悌爲傲異

深知禍福謂之知反知爲

愚亟見窅察謂之慧反慧為童

窅音窅窅窅察深察也

動有文體謂

之禮反禮為濫容服有義謂之儀反儀為詭行歸而過

謂之順反順為逆

而過疑誤舊校者改過作適建本作勉

動靜攝次謂之

比反比為錯容志審道謂之憫反憫為野辭令就得謂

之雅反雅為陋論物明辯謂之辯反辯為訥纖微皆審

謂之察反察為旄

與耄同潭本作眊

誠動可畏謂之威反威為

囿臨制不犯謂之嚴反嚴為輶

輶字無攷或校改輶義頗相近

仁義脩

立謂之任反任為欺伏羲誠必謂之節反節為罷持節

不恐謂之勇反勇為怯信理遂悵謂之敢反敢為揜

或悵

是鍊字之訛鍊者鋒銳與
敢義近悞是恬悞疑非也
志操精果謂之誠反誠爲殆

克行遂節謂之必反必爲恒凡此品也善之體也所謂

道也故守道者謂之士樂道者謂之君子知道者謂之

明

潭本脫此句

行道者謂之賢且明且賢此謂聖人

六術連語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
六理無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內是以陰陽
天地人盡以六理爲內度內度成業故謂之六法六法
藏內變外而外遂外遂六術故謂之六行是以陰陽各

有六月之節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義禮智信之

行行和則樂興樂興則六此之謂六行

建本信作聖潭本作行和則樂

與樂則六

陰陽天地之動也不失六行故能合六法人謹脩

六行則亦可以合六法矣然而人雖有六行微細難識

唯先王能審之凡人弗能自至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

知所從事是以先王爲天下設教因人所有以之爲訓

道人之情以之爲真是故內本六法

潭本作內度六法

外體六

行以與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以爲大義謂之六

藝令人緣之以自脩脩成則得六行矣六行不正反合

六法藝之所以六者法六法而體六行故也故曰六則

備矣六者非獨爲六藝本也他事亦皆以六爲度聲音

之道以六爲首以陰陽之節爲度是故一歲十二月分

而爲陰陽譚本重陰陽二字各六月是以聲音之器十二鍾鍾

當一月其六鍾陰聲六鍾陽聲聲之術律是而出故謂

之六律聲之術譚本作六術六律和五聲之調以發陰陽天地人

之清聲而內合六行六法之道善人校云清聲一作情聲建本脫六行二字

是故五聲宮商角徵羽唱和相應而調和調和而成理

謂之音句聲五也必六而備故曰聲與音六夫律之者

爲測之也所測者六故曰六律人之戚屬以六爲法人
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爲昆弟昆弟又有
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爲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
從祖而昆弟故爲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曾
祖而昆弟故爲從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爲族
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親之始於一人世世別離分
爲六親親戚非六則失本末之度是故六爲制而止矣
六親有次不可相踰相踰則宗族擾亂不能相親是故
先王設爲昭穆三廟以禁其亂何爲三廟上室爲昭中

室爲穆下室爲孫嗣令子各以其次上下更居句三廟

以別句親疏有制句喪服稱親疏以爲重輕親者重疏

者輕故復有麤衰齊衰大紅細紅總麻備六大紅細紅即大功小

也各服其所當服夫服則有殊此先王之所以禁亂也

數度之道以六爲法數加於少而度出於居建本少作小非居疑

當作多數度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毫是故立

一毫以爲度始十毫爲釐十髮爲釐十釐爲分十分爲

寸十寸爲尺備於六故先王以爲天下事用也事之以

六爲法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言六舊本有尺字衍以效事之盡

以六為度者謂六理可謂陰陽之六節可謂天地之六

法

建本法
作事

可謂人之六行

道德說

連語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

也諸生者皆生於德之所生而能象人德者獨玉也

建本

象人
詛倒

寫德體六理盡見於玉也各有狀

寫疑為
即象字

是故以

玉効德之六理澤者鑑也謂之道腍如竊膏謂之德

腍

本作倨下同竊膏下
建本行之理二字

湛而潤厚而膠謂之性康若灤流

謂之神

建本灤作
樂下同

光輝謂之明晷乎堅哉謂之命此之

謂大理鑑生空竅而通之以道句德生理通之以六德

之華離

周禮形方氏無有華離之地華當讀如曲禮爲國君削瓜者華之之華今人語猶謂離絕爲華

鄭康成讀爲瓜梢之瓜非也舊本華訛畢下同狀六德者德之有大理理離狀

也性生氣而通之以曉神生變而通之以化明生識而

通之以知命生形而通之以定德有六美何謂六美有

道有仁有義有忠有信有密此六者德之美也道者德

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義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

信者德之固也密者德之高也大理六美德之所以生

陰陽天地人與萬物也固爲所生者法也

者法也建木作法記訛今

從潭 故曰道此之謂道德此之謂德行此之謂行所謂

行此者德也是故著此竹帛謂之書書者此之著者也

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紀者

也潭本紀作記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此之樂者也祭祀鬼

神爲此福者也博學辯議建本爲此辭者也一段建本此下提行

但亦不一例今略道者無形平和而神道物有載物者

畢以順理和適行故物有清而澤澤者鑑也鑑以道之

神句模貫物形潭本模作摸別本又訛樣通達空窾奉一出入爲先

故謂之鑑鑑者所以能見也舊本皆無見字今案下見文補或能卽見之訛

者目也道德施物精微而爲目是故物之始形也分先而爲目目成也形乃從是以人及有因之在氣莫精於目目清而潤澤若濡無毳穢襍焉故能見也由此觀之目足以明道德之潤澤矣故曰澤者鑑也生空竅通之以道句德者離無而之有故潤則踞然濁而始形矣舊

皆作倨今案建本前作踞從之

故六理發焉六理所以爲變而生也所

生有理然則物得潤以生故謂潤德德者變及物理之所出也未變者道之頌也道冰而爲德神載於德德者道之澤也道雖神必載於德而頌乃有所因以發動變

化而爲變

冰古凝字舊本下有一疑字當是舊校者不識冰之卽凝故注一疑字作標記耳自爲德

至變化而爲共三十二字潭本別本皆脫今從建本補入

變及諸生之理皆道之化

也各有條理以載於德德受道之化而發之各不同狀

德潤故曰如膏謂之德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華離狀

一段

性者道德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神專而爲一氣明

其潤益厚矣濁而膠相連在物之中爲物莫生氣皆集

焉故謂之性性神氣之所會也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

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

性性生氣通之以曉

一段

神者道德神氣發於性也康若

灤流不可物效也變化無所不爲物理及諸變之起皆

神之所化也故曰康若灤流謂之神理生變通之以化

一段舊本故曰下脫康字潭本有又明者神氣在內則

無光而爲知明則有輝於外矣有輝潭本作神輝外內通一則

爲得失事理是非皆職於知故曰光輝謂之明明生識

通之以知一段命者物皆得道德之施以生則澤潤性氣

神明及形體之位分數度各有極量指奏矣奏疑與湊音義同

此皆所受其道德非以嗜欲取舍然也其受此具也畧

然有定矣不可得辭也故曰命命者不得母生生則有

形形而道德性神明因載於物形

建本道德性下衍形字又神明下有命字

潭本同今案亦衍文竝去之

故礱堅謂之命命生形通之以定

一段一物

所道始謂之道所以生謂之德德之有也以道爲本

故曰道者德之本也

一段

德生物又養物則物安利矣安

利物者仁行也

潭本作行仁也

仁行出於德故曰仁者德之出

也

一段

德生理理立則有宜適之謂義義者理也故曰義

者德之理也

一段

德生物又養長之而弗離也得以安利

德之遇物也忠厚故曰忠者德之厚也

一段

德之忠厚也

信固而不易此德之常也故曰信者德之固也

一段

德生

於道而有理守理則合於道與道理密而弗離也故能

畜物養物物莫不仰恃德此德之高故曰密者德之高

也譚本作故能物畜養養其不仰恃德建本唯畜養二字倒餘同舊人校改作故能畜物養物畜養而莫不

仰恃德亦有賸字今更正之故曰以下八字舊本竝脫亦從舊校本增道而勿失則有道

矣舊本竝脫上得而守之則有德矣行有無休則行成

矣故曰道此之謂道德此之謂德行此之謂行之謂譚本倒今

從建本德此之謂德舊本竝脫今案當有或德此當作得此諸此言者盡德變變世

者理也一段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

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一段詩者志德之理而

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

一段

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與弗

句○與弗當依下文作與不潭本上有而字衍循

而占其吉凶故曰易者此之占者也

一段春秋者守往事

之合德之理與不

句○舊本與不上有之字舊人校刪

合而紀其成敗以

爲來事師法故曰春秋者此之紀者也

一段禮者體德理

而爲之節文成人事故曰禮者此之體者也

一段樂者書

詩易春秋禮五者之道備則合於德矣合則驩然大樂

矣故曰樂者此之樂者也

驩潭本作謹亦與歡通

人能脩德之理

則安利之謂福莫不慕福弗能必得而人心以爲鬼神

能與於利害是故具犧牲俎豆粢盛齋戒而祭鬼神欲

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

一段

以佐成福故曰祭祀鬼神爲此福者也

一段

德之理盡施

於人其在人也內而難見是以先王舉德之頌而爲辭

語以明其理陳之天下令人觀焉垂之後世辯議以審

察之以轉相告是故弟子隨師而問

建本又有一受字
潭本空一字未雕

今案問下本無缺字
受字係妄增去之博學以達其知而明其辭以立其

誠故曰博學辯議爲此辭者也

一段

德畢施物物雖有之

微細難識夫玉者真德爲也

別本之作知非爲
舊本訛寫說見前

六理在

玉明而易見也

玉舊本竝作六誤

是以舉玉以諭物之所受於

德者與玉一體也

受舊本竝作愛誤

新書卷第八

總校王詒壽分校

徐惟銀汪鳴皋

校

新書卷第九

抱經堂校定本

大政上

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本也國以爲本君以爲本吏以爲本故國以民爲安危君以民爲威侮吏以民爲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爲本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命也國以爲命君以爲命吏以爲命故國以民爲存亡君以民爲旨明吏以民爲賢不肖此之謂民無不爲命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功也故國以爲功君以爲功吏以爲功國以民爲興壞君以民爲疆弱吏以民爲能不能此

之謂民無不爲功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力也故國
以爲力君以爲力吏以爲力故夫戰之勝也民欲勝也
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率民而守
而民不欲存則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則
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戰民不欲勝則莫能以勝矣

譚本

兩民不欲上
皆有而字

故其民之爲其上也接敵而喜進而不能

止敵人必駭戰由此勝也夫民之於其上也接而懼必
走去

別本作接敵而
懼退必走去

戰由此敗也故夫菑與福也非粹

在天也必在士民也

粹與萃同別本作降建
譚本必作又今從別本

嗚呼戒之

戒之夫士民之志不可不要也嗚呼戒之戒之行之善

也粹以爲福已矣行之惡也粹以爲菑已矣

行之惡也
上建本有

嗚呼戒之戒之六字潭本
但有戒之戒之別本無

故受天之福者天不功焉

建功

本作以攻二字潭本
但作攻今從別本

被天之菑則亦無怨天矣行自爲

取之也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而弗改必受天殃

天有常福必與有德

潭本作必
與有明德

天有常菑必與奪民時

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

至於今與民爲讐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知善而弗

行謂之狂知惡而不改謂之惑故夫狂與惑者聖王之

戒也而君子之愧也

譚本無夫字愧疑當作醜

嗚呼戒之戒之豈其

以狂與惑自爲之

建譚本作自爲分疑訛

明君而君子乎聞善而

行之如爭聞惡而改之如讐然後禍蓄可離然後係福

也戒之戒之誅賞之慎焉故與其殺不辜也寧失於有

罪也故夫罪也者疑則附之去已

已音以誅辭下同

夫功也者

疑則附之與已則此毋有無罪而見誅毋有有功而無

賞者矣戒之哉戒之哉誅賞之慎焉故古之立刑也以

禁不肖以起怠惰之民也是以一罪疑則弗遂誅也故

不肖得改也故一功疑則必弗倍也故愚民可勸也是

以上有仁譽而下有治名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

也戒之哉戒之哉慎其下故誅而不忌賞而不曲不反

民之罪而重之不滅民之功而棄之故上為非則諫而

止之以道弼之建本作紀之下為非則矜而恕之道而赦之

柔而假之潭本赦之作改之無下句故雖有不肖民化而則之故雖

昔者之帝王其所貴其臣者如此而已矣建本下提行人臣

之道思善則獻之於上聞善則獻之於上知善則獻之

於上夫民者唯君者有之為人臣者助君理之潭本助作共

故夫為人臣者以富樂民為功以貧苦民為罪故君以

知賢爲明吏以愛民爲忠故臣忠則君明此之謂聖王
故官有假而德無假位有卑而義無卑故位下而義高
者雖卑貴也位高而義下者雖貴必窮嗚呼戒之哉戒
之哉建本行道不能窮困及之建本下夫一出而不可
反者言也一見而不可得揜者行也故夫言與行者知
愚之表也賢不肖之別也是以智者慎言慎行以爲身
福愚者易言易行以爲身菑故君子言必可行也然後
言之行必可言也然後行之嗚呼戒之哉戒之哉行之
者在身命之者在人此福菑之本也道者福之本祥者

福之榮也無道者必失福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榮故
行而不緣道者其言必不顧義矣故紂自謂天王也桀
自謂天子也已滅之後民以相罵也以此觀之則位不
足以爲尊而號不足以爲榮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
之故謂之貴也故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也
故君子之貴也與民以福故士民貴之故君子之富也
與民以財故士民樂之故君子富貴也至於子孫而衰
則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數也不肖暴者禍及其
身則士民皆曰何天誅之遲也夫民者萬世之本也不

可欺凡居於上位者簡士苦民者是謂愚敬士愛民者

是謂智夫愚智者士民命之也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

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適也適與敵同潭鳴

呼戒之哉戒之哉建本不重與民爲敵者民必勝之建本訛作民必

慎之潭本作未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

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

也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

後士民道也率之以義然後士民義也率之以忠然後

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後士民信也故爲人君者其出

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景矣

嗚呼戒之哉戒之哉君鄉善於此則佚佚然協民皆鄉

善於彼矣

佚佚輕便之貌建本訛作失然今從潭本

猶景之爲形也君爲惡

於此則啍啍然協民皆爲惡於彼矣

啍啍壯健之貌

猶響之應

聲也是以聖王而君子乎

是以建本作故是以別本作是故以今從潭本

執事

而臨民者日戒慎一日則士民亦日戒慎一日矣以道

先民也道者聖王之行也文者聖王之辭也恭敬者聖

王之容也忠信者聖王之教也夫聖人也者賢智之師

也

建潭本無夫字別本有之是也

仁義者明君之性也故堯舜禹湯之

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卽位百年然後崩
士民猶以爲大數也桀紂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
皆卽位數十年而滅士民猶以爲大久也舊脫數
字今補故夫
諸侯者士民皆愛之則其國必興矣士民皆苦之則國
必亾矣故夫士民者國家之所樹而諸侯之本也不可
輕也嗚呼輕本不祥實爲身殃戒之哉戒之哉

大政下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爲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
爲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故欲以

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故欲以簡

泄得士辟其猶以弧恍鳥也雖久弗得矣

案恍當與誠同誘也故

夫士者弗敬則弗至故夫民者弗愛則弗附

次故夫建本脫譚本

有之故欲求士必至民必附惟恭與敬忠與信古今毋易

矣渚澤有枯水而國無枯士矣

舊本枯水作枯木今案下云澤有無水國無無

士則此處亦當作水

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故有

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賢矣吏

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

故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於治民故勸之其上者由其

下而上睹矣此道之謂也故治國家者行道之謂國家必寧信道而不爲國家必空故政不可不慎也而吏不可不選也而道不可離也嗚呼戒之哉離道而災至矣

建本此
下提行

無世而無聖或不得知也無國而無士或弗能

得也故世未嘗無聖也而聖不得聖王則弗起也國未

嘗無士也不得君子則弗助也聖明則士闡飾矣

闡飾
猶闡

脩

故聖王在上位

潭本無
上字

則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

有也故王者衰則士沒矣故暴亂在位則士千里而有
一人則猶比肩也故國者有不幸而無明君君明也則

國無不幸而無賢士矣故自古而至於今澤有無水國

無無士故士易得而難求也易致而難留也

潭本脫求也以下六

字

故求士而不以道周徧境內不能得一人焉故求士

而以道則國中多有之此之謂士易得而難求也故待

士而以敬則士必居矣待士而不以道則士必去矣此

之謂士易致而難留也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

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爲安因是民也而爲治故湯

以桀之亂氓爲治武王以紂之北卒爲彊故民之治亂

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故是以明君之於政也慎之

句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故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之功也是故君明而吏賢吏賢而民治矣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夫民之爲言也暝也萌之爲言也旨也

暝潭本作暝萌與氓同

故惟上之

所扶而以之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爲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材也

材別本作杖同鬻子

賢不肖

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輸焉忠信飾焉

建潭本
信作臣

故民者積愚也故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選吏焉

選鬻子
作撰

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

舉之

舉建潭本訛作譽
今從別本鬻子同

故士民苦之則明上察之見非

而去之

建潭本脫則
字別本有

故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後

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之夫民至

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焉故十人愛之有歸則十

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有

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則萬人之吏也故萬

人之吏選卿相焉

潭本故萬人之吏下有也字又
別本選作撰鬻子作撰卿相矣

夫民

者諸侯之本也

鬻子作卿相者諸侯之丞也故封侯之上秩出焉卿相者侯之本也

教者

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民勸之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忠臣之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國臧也故君之信在於所信所信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慎也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

故不肖者之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爲身故不肖者之爲身也不可以接友慈民之道不過於愛其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過於居家故不肖者之於家也不可以居官

建潭本作故不可以

居官故字衍

夫道者行之於父則行之於君矣行之於兄則

行之於長矣行之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友矣行之於子則行之於民矣行之於家則行之於官矣故士則未仕而能以試矣聖王選舉也以爲表也問之然後知其言

舊本問作言言作問訛今從舊本校本改

謀焉然後知

其極任之以事然後知其信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

以此爲明察也

潭本此下有已字

國之治政在諸侯大夫士察

之理在其與徒

舊校本作察國之治在夫諸侯察士之理在其與徒疑非元文察之二字當重

君必擇其臣而臣必擇其所與

下臣字建潭本脫別故本有建本又無其字

察明者賢乎人之辭

潭本作故察明乎賢人之辭

不出於室而無不

見也察明者乘人不出其官而無所不入也故王者居

於中國不出其國而明於天下之政何也賢人之辭

也不離其位而境內親之者謂之人爲之行之也

行下建本

別本皆無之

故愛人之道言之者謂之其府

出於肺

故

愛人之道行之者謂之其禮

上句複疑衍

故忠諸侯者無以

易敬士也忠君子者無以易愛民也諸侯不得士則不

能興矣故君子不得民則不能稱矣

故字可節則舊作而

故士能

言道而弗能行者謂之器能行道而弗能言者謂之用

能言之能行之者謂之實

潭本能言下之字作而

故君子訊其器

建本訊作詳疑是諱

任其用乘其實而治安興矣嗚呼人耳人耳

諸侯卽位享國社稷血食而政有命國無君也

命名官之也

有政長而民有所屬而政有命國無吏也

有所下建本有政字別本

有攸字皆衍潭本空此字

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政有命國無人也

何也君之爲言也考也

或改爲道也當是依下文改

故君也者道之

所出也賢人不舉而不肖人不去此君無道也故政謂此國無君也吏之爲言理也故吏也者理之所出也上爲非而不敢諫下爲善而不知勸此吏無理也故政謂此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近側者不足以問諫而由朝假不足以考度故政謂此國無人也嗚呼悲哉君者羣也無人誰據無據必蹶政謂此國素亾也

脩政語上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

不爲仇分人而不譁者其惟道矣譁譁也故播之於天下

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

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謂智潭本作見學之者見謂賢

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人故惟

道不可竊也不可以虛爲也故黃帝職道義經天地紀

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仁爲天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內

取緣圖西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於是還歸中國潭本

歸作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潭本此下

帝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是故以後者

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賞之

加而弗損

建潭本作加弗損

天下亦平也

顓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爲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

帝嚳曰緣道者之辭而與爲道已緣巧者之事而學爲

巧已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已

首一緣字建本脫潭本空此字別本有之兩與

字別本亦作學案學皆當作與

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躬而身專其美矣

故士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而天

下亦平矣

建本作也

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

建本作也

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眾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義立

德博而化富

說苑君道篇富作廣

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

恕而後行

說苑行作教

是以德音遠也是故堯教化及雕題

蜀越撫交趾

潭本蜀上空一字

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

訓及大夏渠叟

訓與
馴同

北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而鳥面

及焦僥

而字建
本有

好賢而隱不逮彊於行而蓄於志率以

仁而恕至此而已矣

蓄謂植
立也

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
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

焉是以見愛親於天下之人而見歸樂於天下之民而

見貴信於天下之君

人建潭本作民訛建本脫中間一
句潭本有但無見字今增之與上

下一
例

故吾詳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

潭本無
下一句故欲

明道而諭教唯以敬者爲忠必服之

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

此當作國必更

有其士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一句今脫之矣

故大禹豈能一見而知之也豈

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會而禹親報之故是以禹一

皆知其國也其士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以禹一皆知

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

侯以寡人爲驕乎朔日士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

人爲汰乎其聞寡人之驕之汰耶

潭本脫之汰二字

而不以語

寡人者此教寡人之殘道也

潭本無以字之字

滅天下之教也

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也

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

弗能勸也故鬢河而道之九牧

鬢與環同別本作環又道作導下同

鑿江

而道之九路

說苑君道篇作通於九派

灑五湖而定東海

灑與醜同疏也建本

作澄潭本作登皆訛今從舊人校本與說苑君道篇同

民勞矣而弗苦者功成而

利於民也禹嘗晝不暇食夜不暇寢矣方是時也憂務

故也故禹與士民同務故不自言其信而信諭矣故治

天下以信爲之也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如火

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

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子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何不見陵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其與然後福可必歸菑可必去也

其與建本無其字末句潭本作

然後福可必
菑可去矣

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

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若僕

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

若字及聞下言字別本無今從建本說苑

君道篇亦有言字

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

潭本上作主說苑作王

必自也

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

之

說苑自也皆作自他誤又衍二句

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

章以數施之萬姓爲藏

說苑亦作藏字舊人校此改作臧

是故求道者

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

是故下建本有以字說苑止此

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

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治安之故者雖欲治顯榮也

弗得矣

故疑當作政又欲治下亦當有安字

故治安不可以虛成也顯榮

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士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脩政語下

周文王問於粥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

何如

潭本其於倒

粥子對曰唯

句疑句

請以上世之政詔於

君王政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

始出也周文王曰受命矣

建潭本皆有周字別本往往省去今不盡出也

曰君

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

其於民也膜膜然如日之正中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膜膜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周文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

必勝則吾爲此柰何粥子曰唯攻守而勝乎同器而和

與嚴其備也

勝乎別本作戰乎

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

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

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
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
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
聽獄斷刑仁於治陳於行

建本別本皆訛此從潭本

其由此守而不

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于今自天地之辟

也未之嘗聞也

自古而至于今二句必有一衍

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

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爲可也周武王曰受
命矣

周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乎

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

建潭本攻上有而字潭本守上無而字今從別本

王

子旦對曰有政曰諸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脩於身而信於與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脩之以道而與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脩之以政而與之以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心者必結之以約而諭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

建潭本諭作論訛下同

凡有守心者必固之以和而諭之以愛然

後能有存也周武王曰受命矣師尙父曰吾聞之於政

也曰天下曠曠一人有之

曠與曠同別本作曠曠然非

萬民皞皞一

人理之

蒸與叢同

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

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

使之惟有道者宜處而久之

禫本無處字

故夫天下者難得

而易失也難常而易亾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

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年二十歲卽位享國

案鄭注金縢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

王十二卽位及周公歸政成王年二十二歲此處建本作二十或略舉歸政之年或是十二之誤潭本別本並

作六歲非也

親以其身見於鬻子之家而問焉曰昔者先王

與帝脩道而道脩

昔者建本作昔日何氏曰帝字恐誤或作子

寡人之望也

亦願以教敢問興國之道柰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興國之道君思善則行之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長之則興國之道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於道之要柰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爲人下者敬而肅爲人上者恭而仁爲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

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不以禮節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諭愛也故忠信行於民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由此而已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間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賢人者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問上下之人何以爲異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凡人

者若賤若貴若幼若老聞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
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則謂之下
人也故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惡則謂之不肖
矣故夫言者善則謂之智矣言者不善則謂之愚矣故
智愚之人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別其行矣上下之人
等其志矣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
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天平粥子曰唯疑請以上
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

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鬪鬪不私相煞也

故聖王在上位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

故聖王在上別本無

位字建本有

聖王在上則君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

用力故婦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聖

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

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天

遏之誅

別本作大過之誅

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

生矣聖王在上

傳此句首亦有故字衍

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

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

新書卷第九
故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建本興土有以字
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
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新書卷第九

總校王詒壽分校

徐惟錫
汪鳴皋校

新書卷第十

抱經堂校定本

禮容語上

禘事
闕

禮容語下

禘事

魯叔孫昭聘于宋

昭下當
有子字

宋元公與之燕飲酒樂昭子

右坐歌終而語因相泣也樂祁曰過哉君

句

非哀所也

譚本君
作茲

已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

今茲謂
今年也

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魄已失何以能久且吾聞之主民者不可以媮媮必死今君與叔孫其語皆媮死日不遠矣居六月宋元公薨

閒一月叔孫婣卒

晉叔向聘于周發幣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

賓禮贈賄同是禮而從句享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

天有成命既而叔向告人曰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

周有單子以爲臣周其復興乎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

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資資與咨同今單子皆

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蟲鏤別本作雕鏤儉也身恭除

潔外內肅給敬也國語恭作齊燕好享賜雖歡不踰等讓

也賓之禮事稱上而差國語作放資也若是而加以

無私重之以不侈

國語作
穀禱也

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

資而能辟怨以爲卿佐其有不興乎夫昊天有成命頌

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

夙夜基命宥謐謐者寧也億也

謐者潭本作宥謐案國
語宥寬也密寧也此下

全不

同 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

也二后文王武王

此從宥謐逆詰而上訓命爲制令訓
基又爲勢義頗未安后王也本無也

字舊人
校增

成王者武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

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

故稱昊天馬不敢怠安蚤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布文

陳紀經制度設犧牲使四海之內懿然葆德各遵其道

故曰有成承順武王之功奉揚文王之德

文舊亦作武今依校本改

九州之民四荒之國訶謠文武之烈絜九譯而請朝致
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時也天地調和神民
順億鬼不厲崇民不誦怨故曰宥謚成王質仁聖哲能
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人今單
子美說其志也以佐周室吾故曰周其復興乎故周平
王既崩以後周室稍稍衰弱不墜當單子之佐政也天
子加尊周室加興

晉之三卿邾錡邾犇邾至從晉厲公會諸侯于柯陵周

單襄公在會晉厲公視遠步高邾錡見單子其語犯邾

犇見其語訐

說文訐詭譎也國語作逆此訐義亦相近舊本作訐訛下同

邾至見其

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

其君與三邾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固晉而彊其君

潭本

固作

因 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意人故也

意與抑同國語作抑潭本

意人倒今

從建本 對曰吾非諸史也

諸史潭本作替史同國語

焉知天道吾

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邾之語矣殆必有禍矣君子目以

正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今晉侯視遠而足

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體目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觀存亾之徵焉故國將有福其君步言視聽必皆得適順善則可以知德

矣視遠曰絕其義足高曰弃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

曰離其名

四曰字建潭本與宋本國語正同形雖橫闕而不開口卽日字也今俗間本竝卽改作日

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底信耳以聽名者也

潭本無夫

字建本名作聲又也舊本矣今皆從國語改正

故不可不慎也偏亾者有咎既

亾則國從之今晉侯無一可焉吾是以云

潭本作吾是以知其亾

夫郟氏晉之寵人也是族在晉有三卿五大夫貴矣亦

可以戒懼矣今邾伯之語犯邾叔訐邾季伐犯則凌人

訐則誣人

誣人與國語同建本誣訛無譚本作侮亦訛

伐則揜人有是寵也

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齊國武子亦將有禍

稱國武子

與左傳石碯之稱陳桓公相類古人行文不盡拘也齊亂國也立於淫亂之朝而

好盡言以暴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今齊既

亂其能善乎居二年晉殺三卿明年厲公弑於東門是

歲也齊人果殺國武子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

易哉母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

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視我顯

德行故弗順弗敬天下不定怠敬而怠人必乘之嗚呼
戒之哉

胎教裸事

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慎
始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
終云爾素成二字目下之辭謹爲子孫婚妻嫁女大戴保傅篇婚作娶必

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淫暴
黨無不善三族輔之不敢別本作不娶故鳳凰生而有仁義之

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故下別本有曰

字下亦同各以潭本作各由建本作各有今從大戴禮鳴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

傷天下故曰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櫃置之

宗廟以爲後世戒故下曰字建潭本皆無別本從大戴禮有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何氏曰漢志有青史子五十三篇王后

有身七月而就蓂室建潭本作十月案下云比三月者則此處當從大戴禮作七月又蓂

室大戴禮作宴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

卜持蓍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比三月

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撫樂大戴

禮作緼瑟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而

曰不敢以待王太子

譚本侍作待
大戴禮同

太子生而泣

建本作
立亦當

讀爲

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

命云某然後爲王太子懸弧之禮義

義讀
爲儀

東方之弧以

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牲以雞雞者東方之牲也

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

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

牛牛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也

秋木也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

者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彘彘者北方之牲也五弧

五分矢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高射

潭本別本俱作中央

射中央今從建本

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

其餘各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餘

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然後卜王太子名上母取於

天下母取於地

建潭本作土今從別木與大戴同

母取於名山通谷

別本

句首有中字與大戴同

母悖於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

此所以養恩之道也

建潭本無名字而字此所以字別本皆有與大戴同又恩字建潭本

作隱別本作息

正之禮者王太子無羞臣領臣之子也故謂領

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之子朝王太子是謂臣之

子也

此段文訛
誤難曉

此正禮胎教也周妃后妊成王於身立

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諠獨處不倨雖怒不罵胎教

之謂也

建潭本妃后別本從大戴作后妃差與蹉同建
本訛譏潭本作詭或是跪字笑而不諠建本在

坐字上又脫笑字潭本無此句別本與
大戴下二句中問各有而字又罵作詈

成王生仁者養

之孝者繼之四賢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爲師周公

爲傅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於泰山而禪於

梁父朝諸侯一天下由此觀之主左右不可不練也

主別

本作立大
戴禮作王

昔禹以夏王而桀以夏亡湯以殷王而紂以殷亡闔闔

以吳戰勝無敵而夫差以之見禽於越文公以晉伯而厲公以見殺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疆於天下而簡公

以殺於檀臺

案威王在簡公之後而文如此敘古人行文多不拘大戴禮亦同

穆公以

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之宮其所以君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故成王處襁褓之中朝諸侯

周公用事也武靈王五十而弑於沙丘任李兌也

建潭本脫

武字別本有大戴禮同

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稱爲

義主失管仲任豎刀而身死不葬爲天下笑

別本豎刀下有狄牙

二字卽易牙也大戴同

一人之身榮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

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

別本有得字大戴同

趙任藺相如而秦兵

不敢出安陵任周瞻而國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復

反

建潭本二字倒大戴同

齊有陳單襄王得其國

陳單卽田單別本襄王上亦有

而字大戴無

由此觀之無賢佐俊士能成功立名安危繼絕

者未之有也

建潭本脫名安危三字別本與大戴有

是以國不務大而務

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者得民心而民往之得賢

者而賢者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

建潭本作徒

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二垂至越王不頽舊塚而吳人

服

頽舊塚建潭本作遺久處遺乃隕之訛久卽舊也處乃冢之訛或改爲夷久塚今此從別本與大戴同說

苑亦云越王不墮舊冢而
吳人服越王乃句踐也
以其所爲順於人也故同聲

則處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

天下之士相率而趨之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桓公之

讐也建潭本無其字者鮑叔以爲賢於己而進之桓公

己而進之四字建潭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仇讐

之心而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

力也管仲之所以趨桓公而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

叔也趨潭本作走別本從大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

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鱗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

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卽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

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

建潭本脫是字

生不能

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死而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

大戴而上

無死字而汝也建潭本我作禮非

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

公戚然易容而寤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進之

建潭本無

曰吾失三字又無之字別本皆有大戴進作貴餘同

召彌子瑕而退之徒喪於堂

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鮪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

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紂殺王子比干

而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族

徙自是之後殷并於周陳亾於楚以其殺比干與泄治

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自齊

魏至於是舉兵而攻齊

潭本無而字

樓閔王於莒燕度地計

眾不與齊均也然而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故

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宐治之民得賢者顯昌失賢者危

亾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鑑所以照形也往古所

以知今也夫知惡古之所以危亾不務襲迹於其所安

存

大戴古之下無所以二

則未有異於卻走而求及前

人也

建潭本襲迹下無於字又異於上多以異何三字今皆從別本增刪

太公知之故國

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聖者之死尙如此其厚也況當世存者乎其弗失可知矣

建潭本作其弗可失矣

立後義

禭事

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昇自阼階上西鄉於

妃

潭本昇作升

妃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西上堂當

兩階之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參

參卽三字下同

帝執禮

稱辭命世子曰度太祖太宗與社稷於子者參

建潭本帝作聖

帝壇衍二字今從別本別本度作授

其命也妃曰不敢者再

建潭本脫也字別本有

於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太史以告太祝太祝以告太

祖太宗與社稷太史出以告太宰太宰以告州伯州伯
命藏之州府凡諸貴已下至於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
同名者

州伯二字建潭本不重今從別本諸貴下
舊人校增人字又名字亦舊脫今校增

以此

防民百姓猶有爭爲君者夫執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
故人皆爭爲宰相而不姦爲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
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爭也今以爲知子莫如父故
疾死置後者恣父之所以句比使親戚不相親兄弟不
相愛比語辭孟子比天之所與我者本書比物亂天下
此志也皆同建潭本作此非今從別本

之紀使天下之俗失句

明尊敬而不讓句

其道莫經於

此潭本明作問案明字是明知所當尊敬者而疾死置

後以嫡長子

建本作疾死致後復以驕長子案致與置通復字衍驕字誤潭本空驕字餘同今從

別如此則親戚相愛而兄弟不爭此天下之至義也民

之不爭亦惟學王宮國君室也

書大誥亦惟在王宮邦君室此文所本

殷湯放桀武王弑紂此天下之所同聞也爲人臣而放

其君爲人下而弑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有天下

者以爲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

別本繼作經

故聲名稱

於天下而傳於後世隱其惡而揚其德美立其功烈而傳之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其道之下當天下

之散亂

至治下七字潭本作至秦爲不道五字

以彊凌弱眾暴寡智欺愚

士卒罷弊死於甲兵老弱騷動不得治產業以天下之

無天子也高皇帝起於布衣而兼有天下臣萬方諸侯

爲天下辟興利除害寢天下之兵天下之至德也而天

下莫能明高皇帝之德美定功烈而施之於後世也

施下

之字潭本無

故天下猶行弊世德與其功烈風俗也夫帝王

者莫不相時而立儀度務而制事以馴其時也

馴猶順也欲

變古易常者不死必亾此聖人之所制也惡民更之故

拘爲書使結之也所以聞於後世也

書潭本作古別本作言皆訛又結疑

當作誥

傳

襍事 建潭本皆連在卷後此傳本出漢書而多訛舛今但舉其甚者正之

梁太傅賈誼者雒陽人號賈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

文聞於郡中

以能舊本訛而能

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

下甚幸愛

此段建本多訛今從潭本

孝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

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乃徵以爲

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

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

未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

建本諸生作謂

於是乃以賈生爲能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之中至太

中大夫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帝二十餘年天下和洽

建潭本衍而固二字
漢書有宐字亦衍文

當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定官名

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服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

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卽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

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賈

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

生曰雒陽之年少初學

雒陽之下漢書有人字

專欲擅權紛亂諸

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言乃以賈生爲長沙王

太傅賈生既辭往聞長沙卑溼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

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賈生爲長沙太傅三年有鵝蜚

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命鴛曰鵬賈生既以適居長沙

長沙卑溼

此數語既掇於前至此便不當再見

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

乃爲賦以自哀後歲餘賈生徵見

此不成語但當云後歲餘徵入見

孝

文帝方受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見問鬼神之本賈生

因極道所以然之意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

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爲梁懷

王太傅梁懷王文帝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文

帝復封淮南厲王四子爲列侯賈生諫以爲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

漢書文帝思賈生之言分齊爲六分淮南爲三然則未嘗不聽也

居數

年懷王騎獵墮馬而死無後賈生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及武帝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終其家

漢書作世其家

新書卷第十

總校王詒壽分校

徐惟錕校
汪鳴皋

舊跋

長沙故楚地前代人物不乏有而顯然各載史氏者獨
屈原以忠憤賈諠以適徒見之文詞磊落相望今離騷
經潭已板行而諠書獨無傳焉誠墜典也提學漕使給
事程公先生暫攝潭事乃取櫝中所藏諠新書十篇俾
刻之學宮价旣承命竊考諠所著過秦論所陳治安策
雖繁簡與是書不同要皆椎輪於斯也蓋諠自長沙召
對宣室文符嘉之已乃數上書論政事危言讜議卓詭
切三若眾建諸侯益廣梁地養大臣有節崇廉恥之風

後皆遵之有效一一如誼所言則誼之謀謨論建誠有
大過人者劉向謂爲通達國體伊管不能過其亦美矣
然討其源流率多新書所草定是新書之作乃傳長沙
時所爲也然則長沙以是書行其不宐乎蓋非特足以
修墜典之闕抑亦有補於世可見先生之用意云顧遐
方無他善本可參校字多訛舛姑存之以俟是正清熙
辛丑日南至門生從事郎充潭州州學教授南昌胡价
謹題

清祐八年十月知院大使陳公撥到錢米刊修板數于

右重刊五十四版重修二十九版

右賈誼新書十卷淳熙辛丑歲湖南漕使程公以家藏本刊於長沙所論漢事皆於治安策及論積貯諫禁鑄錢者殆平日雜著所見而他日總之以告君歟三表五餌之說詳見此書謂可坐滅匈奴至今疑其大言然不過欲誘致降者使其眾漸空非謂必以兵勝以誼奇才得爲典屬國以試之匈奴雖無可滅之理勢須漸弱未可以大言而少之若其分王諸侯施行漢事後多卒如其說眞洞識天下之勢者也然要其本說以道爲虛以

術爲用則無得於孔子之學蓋不過以智略之資戰國
之習欲措置漢天下爾 文王葬槁骨之言世多以爲
鑿靈沼得之此以爲夢意古有此說而傳者不同未必
有其實若干事情則此事爲近之

見慈溪黃震
東發日抄